

关于容闳研究的两点思考^①

李喜所

[摘要] 容闳不仅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奠基人,而且在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次社会变革中都有重要贡献,但对他的较深入的研究则是近三十年,特别是近年在他的家乡召开的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要进一步推进容闳的研究,一是要增强对研究对象的新认识,看到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达到了时代性和民族性统一的重要名人,其研究具有某种永恒意义;二是挖掘新史料,尤其是对容闳早期留美、在上海的活动、参与戊戌变法、晚年及其家庭状况的一些史料要下功夫搜集。

[关键词] 容闳; 深入研究; 提高认识和发掘史料

[中图分类号] K25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09) 01-138-03

关于容闳的研究,如果从他自己所写的英文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算起,已经有一个世纪。百年当中,1980年以前的研究很少,除了一些近代史和教育史的论著偶有涉及外,难以找到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或专著。大陆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曾围绕容闳的阶级属性有所讨论,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买办文人两种观点,今天看来颇为牵强。那时还出版了关于容闳的传记,但只是历史小丛书的一种,属通俗读物。港台的研究虽较多一些,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开拓还谈不上。1980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踏步前进,容闳的研究也有了量和质的飞跃。首先,出版了三部容闳的传记,即顾长声的《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喜所的《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刘中国和黄晓东的《容闳传》(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三部传记呈递进态势,后者较前者有较大的开拓;其次,陆续发表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数量在百余篇之上;第三,在1898年和2004年于珠海成功召开了两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容闳与科教兴国》两本论文集,将容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较难超越的新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容闳的研究引向深入,提升其学术水准,就成为必须思考和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这里贡献两点粗浅的想法,目的是引起大家的关注。

一、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容闳的永恒意义

一般情况下,当一种研究达到一定高度,难以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学术疲劳”。这不仅会影响学者的研究兴趣,而且有碍学术的提升。出现“学术疲劳”的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失去了信心。故而,要进一步推进容闳的研究,首先应更新观念,对容闳有一个科学的历史定位,弄清楚其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我看来,容闳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将时代性和民族性融化于一身的重要人物,具有永恒意义,对其研究永远不会终结。

在近代中国,要完成古典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转换,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顺应时代潮流,引进西方文化,创建现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就是人们反复讲的现代化,即时代性;二是实现民族独立,正确对待传统,科学地发挥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创建中的作用,也就是习惯上说的传统文化的创新,即民族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实质上是如何处理中西古今的关系问题。近代中国人,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搅在这个问题当中。而要真正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古今中西的问题,则极其困难。且不说一般平头百姓,即使是百年以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名流学者,能够处理好的也屈指可数。往往是注重了向西方学习、紧跟现代化的时代潮流,

① [收稿日期] 2008-06-24

[作者简介] 李喜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则偏离了发扬传统、维护民族尊严的传统爱国精神；注重了维护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又忽略了引进西方文化的时代追求。只有极少数的先进的中国人可以科学地处理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关系，将追求现代化和振兴民族文化统一起来。而只有将二者熔为一炉的先知先觉者，才具有永恒价值。容闳的一生，既孜孜不倦地向西方学习，又尽心竭力地维护民族尊严，是科学处理古今中西文化关系的佼佼者。

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容闳是一个和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早期现代化进程相始终的先进的中国人。他同情太平天国的反抗斗争，十分关心太平天国的发展方向，还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往南京考察；他全力支持洋务运动，为洋务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与康有为、梁启超有良好的合作，不遗余力地推进戊戌维新运动；他以极大的热情为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奔走效劳，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丰功伟绩倾注了容闳的一份心血。与此同时，容闳参与创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工厂；促成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努力筹建中国第一家银行和中国第一条商办铁路；还曾出任第一个中国国会的会长；同时他也是第一个被授予西方大学名誉博士的中国人。这么多的第一，彰显出容闳是一位紧跟世界潮流的时代宠儿。难能可贵的是，容闳无论身处异乡还是移植西方先进文化，总是怀着一颗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传统民族文化始终在他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在耶鲁大学留学时一直坚持学中文，为了阅读中文典籍，不远万里，托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为他购买。在美国留学的八年，容闳始终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并探讨中国复兴的方略。留学时间越长其爱国的民族感情越炽热。所以他不顾好友的劝说以及归国可能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放弃在美国的各种优越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1854 年返回国内后 18 年的种种坎坷和挫折，并没有使容闳灰心，坚持不懈地为实现其复兴祖国的政治理想奋斗不息。当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一心主战，甚至往欧洲奔波，为中国政府借款。1912 年，80 多岁躺在病床上的容闳得知共和国创立的消息后，立刻给孙中山写信祝贺，他自己无法回国为新政府效力，就说服两个儿子往南京临时政府服务。这样动人的爱国举动和民族意识，在一个熟知西方文化又侨居美国的容闳身上显现出来，实在是超凡脱俗，令人称颂。

古今中西问题的真正解决，归根结底是造就一批跨文化的新人，也就培养一代又一代中学、西学兼通的学贯中西的人才。人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判断融合了中西古今，固有的中西碰撞和古今对立自然就不存在了，古今中西问题亦随之迎刃而解了。不管容闳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客观行为和思想文化追求都是在融合中西，调适古今，开启了中西古今相和谐的跨文化交融的先河。在同

时代的人当中，容闳的西学知识和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文化的了解是最深入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容闳在晚清才名声大噪，为曾国藩所器重，被社会所尊崇。在 1900 年上海中国国会的选举中，在严复、章太炎等众多名流云集的情况下，容闳独拔头筹，当选会长，足以说明其有相当的影响力。至于容闳的中学根底，虽然无法和严复、章太炎等硕学鸿儒相比，但他的中国文化基础在同时期侨居美国乃至西方的中国人当中，也是非常好的。容闳的这种跨文化性格，决定了他一生折中中西，成长为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和中国文化漫游西方的天然使者。有的学者将容闳这种文化性格概括成边缘人，无论是中国社会的主流还是美国的主流社会，都不可能接纳他。其实，这种边缘身份恰是跨文化人格最容易出现的一种常态。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出容闳中西兼通的文化魅力，再次为其永恒的历史意义抹上了浓重亮丽的一笔。

二、挖掘新史料：拓展容闳研究的基石

1921 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曾明确指出：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无非是两条：一是客观史料的搜集；二是主观观念的更新。事实上，观念的更新除了理论素养、研究能力、研究方法等因素外，也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讲，史料永远是历史研究的根基。人们习惯讲“史料常青”，用意也是在强调史料的决定意义。而且，当一项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或者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和很高的研究水平的时候，发现新史料往往带有全局意义。就目前的容闳来讲，已经进入进一步提升的超越时期，除了前面所讲的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之外，新史料的搜集是第一位的。

长期以来，容闳研究的核心史料就是他用英文写的自传。自传虽然内容丰富，记述周详，为全面认识容闳提供了最原始的基本素材，但要真正客观而准确地去透析一位历史名人，仅靠自传是很不够的。且不说容闳写自传时已年近 80，记忆上的错误是难免的，即使记忆上没有问题，也有不少地方没有涉及，主观色彩显而易见。何况在英文翻译成中文时也不能讲没有误读。周棉教授在 2004 年提供给珠海容闳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论文，对五种中文版本做过比较研究，是很有开拓意义的尝试。当务之急应该组织人力对容闳自传的中英文版本进行订误，这无疑会提升容闳研究的科学性。此外，容闳自传以外的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更值得关注。在 1898 年和 2004 年珠海的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凡是被大家所称誉的论文，多数都是因为开凿了容闳自传之外的新史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新史料的挖掘，是容闳研究能否走向深入的关键。具体而言，起码涉及如下五个方面：

1、容闳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容闳在自传中有所叙述，但不够详细。高宗鲁先生多年来利用

在美国生活的有利条件,搜集了不少珍贵史料,美中不足的是侧重于留美幼童,有关容闳的并不多。章开沅先生在访美期间,于耶鲁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容闳的一批档案资料,价值很高,急待整理出版。钱钢、胡劲草为了拍电视记录片,曾在美国广泛搜集资料,有一定的开拓,遗憾的是没有重点去搜集容闳留学的史料。容闳留美的八年,恰值 19 岁到 26 岁的黄金年龄,对一生的建树具有关键意义。容闳的知识结构、价值判断、理想信念、生存能力等主要是在这时候形成的,所以必须对容闳留学期间的读书、交友、日常生活、社会活动、思想变化、宗教信仰等有系统深入的解析。而要全面搜集这方面的史料,除了和美国学者和友人的合作外,还应该做必要的社会调查。

2、容闳归国后在上海等地的活动。容闳从 1854 年返回广东老家到 1872 年派留美幼童出国的 18 年,主要在广州、上海等东南沿海活动,当过美国驻华公使伯驾 (Peter Parker) 的书记、香港审判厅的译员、上海海关的翻译、茶叶商的雇员、宝顺洋行的部门经理、曾国藩的幕僚、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等,还曾闭门译书、经营茶叶。虽然经历如此丰富复杂,但在容闳的自传中却过于简略,以至存在许多盲点。例如,他在上海期间的工作、经商、读书、交友、生活以及如何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大名人,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在上海广泛搜集容闳的资料,是拓展容闳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容闳和江苏巡抚丁日昌是好朋友,其在江苏的活动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也需要去扩展史料。还有,容闳的经济实力基本是在这期间奠定的,其状况如何,更需要去发掘资料。总之,容闳这 18 年的史实搞不明白,对其认识就谈不上全面。

3、戊戌维新时期容闳的作为。可能是容闳在戊戌政变后被清政府通缉的缘故,在他的自传中涉及参与变法的内容极少。实际上,容闳在变法中的功劳不可低估。1898 年,

容闳已 70 岁,较康有为大 30 岁,比梁启超大 45 岁,论资历、知名度和生活阅历、社会地位,比康梁要高得多。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将容闳看作受人尊敬的前辈和老师,总是十分恭敬地称其“纯老”、“纯公”,^①维新变法的许多重要问题,都要向容闳请教。容闳在北京的住所是维新派经常出没和集会的重要地方,“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②容闳亦极其振奋,积极为康梁出谋划策,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的一些奏折,有许多内容就是容闳的主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容闳是康梁等维新派的高级顾问和核心之一,举足轻重。努力发掘这方面的新史料,自然意义深远。

4、容闳和孙中山的关系。容闳何时认识孙中山,不得而知,至少在 1900 年后交往甚密,两人常闭门密谈。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康梁维新派一样,对容闳极为尊崇,容闳也尽其所能,努力帮助孙中山。他曾和孙中山商定要实施反清革命的“红龙计划”(Red Dragon China),在美国为孙中山借钱,购买武器弹药等。但容闳在其自传中对这些事只字未提,大概是他写自传时清朝还没有灭亡,有保护自己的意图。这使我们对容闳和孙中山的计划以及二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有个粗线条的了解。详细的历史真相,只能靠新史料的发掘。

5、容闳的家庭和家庭生活。家庭是透视一个人性格和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往往比社会活动更真实可信。而容闳的家庭,我们知之甚少。据一些零星的记述,只知其在 1866 年 38 岁时与苏州一位 20 岁的姑娘成婚,至于婚后生活基本茫然。1875 年 47 岁的容闳又与美国小姐 Mary Kellegly 结婚,婚后生有二子,1886 年去世。这段婚姻状况更少史料记载。而此后 26 年,容闳的生活样态如何,也少有人披露。所有这些,阻碍了对容闳的全面了解。

【参考文献】

- 钟叔河主编. 走向世界丛书 [C]. 岳麓书社, 1983.
 顾长声著. 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李喜所著. 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 [M].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
 黄晓东, 等著. 容闳传 [M]. 珠海出版社, 2003.
 李喜所著. 中国留学史论稿 [M]. 中华书局, 2007.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论文集) [C]. 珠海出版社, 2006.
 容闳与科教兴国 (论文集) [C]. 珠海出版社, 2006.

(本文责任编辑 刘昌果)

① 容闳字纯甫。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56 页。